

## 《廢物》自選完整章節

當小雪離開後，我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，獨自走在張老師後面。剛走進教室，由張老師直接派選為班長的大衛，從椅子上站起來，大聲喊，起立、立正、敬禮。雖然我站在講台旁張老師旁邊，但這當然不是歡迎我的方式。但我很好奇，這套周到的禮儀，在我過去的學校早已經廢除。在那個學校裡，即使沒有禮儀的約束，同學之間對老師也相當有禮貌。

當大衛還沒喊坐下，坐在後座已經有不少同學已經先行坐下。我立即感受到異常氣氛。眼前這群同學，和我以前學校的同學，兩者之間散發出來的氣息，有著極大差別。剛坐下，有幾個同學便開始大聲嚷嚷，毫不客氣地質問我，你是誰？你從哪裡來？他們眼神銳利，帶著挑釁，並非真心希望了解我的出身。我站在講台上，抗拒著他們的問題，一點都不想開口介紹自己。

張老師沒有察覺，反而鼓勵其他同學，「你們對新同學有什麼疑問，可以舉手發問。」她說完，逕自走下講台，坐在後面的辦公桌前批改作業簿。

我獨自站在講台上，面對密密麻麻陌生臉孔。許多疑問排山倒海般湧向前來。

「你脖子上掛的是什麼？」我低下頭，看著自己脖子上掛著的望遠鏡，以及放在衣服後面的項鍊。我想，同學們問的大概是望遠鏡，正在思考要怎麼介紹，或者是讓每個人都拿著它觀看時，有人提出另外一個問題。

「你為什麼轉學到這裡？」

「你以前住哪裡？」

「你爸爸是做什麼的？」

「你爸爸一定很有錢。」

「笨蛋，為什麼你知道他爸爸很有錢？」大衛狠狠瞪著那個叫阿翔的胖胖男生，不客氣地說。

「因為他帶 SWATCH 手表，我哥哥也有一隻，他說那隻手表很貴，不肯借我戴。」

「裝肖維，這麼遠你也看得到，你千里眼喔！」大衛不以為然。

台下同學笑出聲來，並且全都目不轉睛盯著我手上的手表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看起來很可愛的女生問。

這時，張老師突然開口說，「他叫安野。」

「搶過來啊！」大衛對阿翔說。

「他哥哥那麼高大，阿翔這麼胖，他怎麼可能搶得過他哥哥。」眼鏡男說。

我看著阿翔，他閉口不再說話。大衛對眼鏡男噙了一句話，「俗辣，我不是跟你講話。」眼鏡男也跟著閉上嘴巴。

「你現在住在哪裡？」

「你可不可以幫我寫功課？」阿翔突然又開口。

「笨蛋，老師在這你也敢說。」大衛嘲笑地對阿翔說。

一些同學再次發出細碎笑聲。

「笨蛋，笑什麼笑，你白痴喔！」大衛對著笑出聲的人責罵，罵完自己也得意的笑了笑，他說，「安野，你喜歡寫功課，我的全部給你寫。」說完大衛又自顧自地笑起來。

「你為什麼都不說話？」看起來很可愛的女生問。

我不知所措地站在講台上，彷彿過了很久很久，我才會意過來。我拿起望遠鏡，對著台下同學觀看。同學們對我的舉動，感到不可思議的同時全體發出驚訝吵雜聲。張老師抬起頭，與我對望，她看不見我的臉，但她巨大臉龐瞬間跳進望遠鏡頭裡。她斥喝我，要我立即放下望遠鏡。我繼續移動望遠鏡，從每位同學的臉龐上遊走而過，有人疑惑不解看著我，但大部份的人，都帶著嘲笑戲謔的臉，等候看好戲的模樣。

「慘了，我們班上來了一個神經病。」大衛揚起聲調鼓譟大家的情緒。大家議論紛紛同時，我仍然不肯把望遠鏡放下來。

「大衛，去把安野的望遠鏡沒收。」大衛得意地起身衝到台前，搶走我的望遠鏡。

「還給我。」我生氣地伸出手想搶回來。

「安野，去位置上坐好。」張老師從教室後面走到台前，指著靠近牆邊的一個空位。我瞪了正在沾沾自喜的大衛一眼，憤怒地走到教室後面。

「大衛，你也回去坐好。」大衛也走到教室後面自己的位置上，他驕傲地揚起手望遠鏡，對我示威。

大衛因為張老師的認可，擁有特殊權力，行為舉止專制蠻橫似乎總是以老大的角色帶頭欺負人。少數同學向他靠攏，形成一股強大旋風。大部份同學選擇遠遠地躲開，冷眼旁觀，即使不性被盯上受到欺壓，也不敢吭一聲。

張老師要同學們拿出課本開始上課。我沒有課本，坐在隔壁的小智主動把課本挪到桌面的中間，然後小聲地對我說，「你要小心他們幾個。」

我用眼角偷偷瞥一眼大衛，他無視張老師正在講台上，面對黑板寫字，用望遠鏡觀看她。在他周圍的同學盡量抑制嘻鬧笑聲，但笑聲還是在教室裡傳開來。張老師回頭，大衛立刻放下望遠鏡。以此重覆了幾次，直到大家習以為常不再笑出聲來。

為了方便一起看課本，我與小智刻意把椅子靠得很近，兩人幾乎是肩併肩坐在一起。小智長得瘦小個子也不高，卻坐在教室最後面的角落。在他後方，擺放打掃使用的工具，和亮橘色大型垃圾桶，高度超過小智的腰部。如果垃圾桶全部裝滿，我也沒有把握能夠順利抬動它。

坐在小智前面的同學，個頭比小智還高。大衛坐在靠近門口後排的位置，以一種監視全班同學的角度斜坐在椅子上。眼鏡男與大衛坐在一起，阿翔則坐在他們前面。每一次張老師說話，或在黑板上寫字時，小智的視線就會被前面同學擋住，這時，他必需將頭偏離排列成一直線的桌椅軌道。扭曲歪斜的身形，看起來

很滑稽。

一張揉成團狀的白色紙張，從右側後方大衛所在的方向拋丟過來，砸中小智的頭部後滾到地上。小智彎下腰趕緊撿起來。我偷偷瞄著小智手中打開的紙條，那是從聯絡簿上撕下來的一角。在標記聯絡事項的空白處上，寫著偌大的「笨蛋，不准給他看」的字眼。我與小智同時往大衛方向看了一眼，他的臉上擺出一副等著瞧的模樣。家境清寒長得秀氣瘦弱的小智，似乎是大衛目前欺負的對象。小智不敢反抗，語帶歉意的說，「對不起，我不想惹麻煩。」

小智低聲說完後，悄悄把課本移回自己面前，頭低得更低了。他彷彿要被消滅似地，不禁意緊縮著身軀，即使坐在他旁邊，也感覺不到他的存在。

剛才被壓在書本下，使用銳利刀器割出的分界線，立即竄入我的視線內。清楚劃分的線條兩旁，刻印了幾個字樣。在小智那邊刻的是，幹。我很你。操你媽。媽這個字，還被用立可白順著凹陷的刻痕塗上。

在我這邊則僅僅刻著歪斜的英文字，FUCK。在某種意義上來說，兩邊的字眼很難分出誰勝誰負，但卻顯示了刻下這些字的人內心狀態。也許，是由不同的人所刻鑿出來。但他們都俱備相同的理念，從字的刻痕，不難看出都是懷抱巨大憤怒，與對世界怒吼的人。我試著回想，剛才小智說的，「你要小心他們。」與「對不起，我不想惹麻煩。」這兩句話中隱藏的含意。

這個教室的勢力畫分，已經清晰可見。剛才我站在講台上時，除了不斷罵笨蛋的大衛外，輪番發問的，大部份都是坐在大衛附近的同學。我也觀察到，在這裡有許多人像小智一樣，眼神恍惚，靜靜地看著旁觀這一切。雖然，他們偶爾也會參與共同以嘲笑的方式對待我，但他們發出的細碎笑聲，在大衛一聲「笨蛋」咒罵聲中，很快就消失不見。我想，大部分的人參與是為了不被排擠。

由於我臨時插進這個班級，對早已經熟識彼此的同學們而言，我是突然闖入的陌生人。對於陌生人，人們先用旁觀的態度觀察他，這是最安全的方式。我默默看著張老師的臉，她見我桌上沒有擺放課本，立刻說，「小智，你把課本挪到中間。」小智偷偷看了一眼大衛，然後慢慢地再次把課本挪到桌子中線。

「各位同學，安野是新轉學過來的同學，大家要互相幫忙。」張老師視線瞄了一眼小智，然後對著同學們說。

下課鈴聲響起，張老師收拾課本，大衛先行站起來，喊，「起立、立正、敬禮。」

「謝謝老師。」當同學們說完這句話，大家一哄而散。

許多人圍在大衛周邊，搶著要看望遠鏡。他們互相爭吵著。我聽見大衛喉頭發出「咳、咳」的巨大聲響，剎那間，所有的聲音都消失不見，教室一片靜寂。這一幕，深深烙印在我心底，我直覺告訴自己，離他遠一點，不要太靠近這個一直罵別人笨蛋的大衛。

小智被叫到大衛前面訓了一頓，內容無非是責怪他把課本借給我看。小智不敢在課堂上違背老師的指示，課後卻又受到大衛莫須有責怪。在一旁的阿翔叫小

智把口袋裡的錢掏出來，作為道歉。小智說自己沒有錢，阿翔伸手掏撈小智的口袋，甚至把手伸進褲襠裡，露出賊頭賊腦笑聲說，「我順便檢查一下你有沒有小鳥。」小智雙手趕緊護住自己的私處，一副痛苦表情。

我坐在自己位置上，雖然看不過去，卻沒有出聲制止，和大多數人一樣，我選擇冷眼旁觀。鼓譟聲又響起，小智被強壓在地上。大衛開始數數 1、2……，雙眼面對地板的小智，做起伏地挺身。我刻意低下頭裝作沒看見。

這時，我又想起小雪跟我說過，「以後就叫我小雪吧！」但這些天，我刻意忽略稱呼，直接與小雪說話。我不知道，小雪為什麼希望我稱她小雪，這樣真的可以嗎？我也不知道，在這裡發生的所有一切，我要對小雪全盤說出嗎？我思考著這些問題。

嘈雜聲停止，我抬起頭，大衛正把望遠鏡頭瞄準我。我冷冷地眼神幾乎未眨眼，並且不帶任何表情地看著他，直到他移開望遠鏡。

這段日子，大衛總是故意找小智麻煩。自從那天我冷冷地看著大衛後，下課時，他讓阿翔把望遠鏡還給我，並要脅我不准再帶望遠鏡到學校。我收下望遠鏡，但沒答應他，依舊把望遠鏡帶去學校。只是，我一直把它放在書包裡，沒有人發現。但今天，小智又被故意刁難時，我正好坐在旁邊。阿翔與眼鏡男拿著自己的水壺，經過小智旁邊時，故意推擠把水灑在小智身上。小智上半身濕透，但他不敢吭聲，也不敢反抗，深怕引來更多災難。水花不只潑在小智身上，也弄濕我的書包。我立刻把書包裡的東西倒出來，望遠鏡與書本等物品全放在桌上。還在享受因作弄小智，而感到愉悅的大衛，見到我的望遠鏡臉色很難看。

「不是叫你不要再帶望遠鏡來學校嗎？」大衛大聲吼叫。全班鴉雀無聲。連跟在他身邊的阿翔與眼鏡男也嚇了一跳。我無視大衛的怒罵，自顧自地擦拭被弄濕的望遠鏡。這時，上課鐘聲響了。大衛惡狠狠地瞪我一眼，才叫全班行上課禮。

大衛果然趁機報復。中午時，整個小鎮就像空白畫布，蒼白令人眩暈。午餐時間結束，不論同學們是否已經吃飽，大衛強迫搜括每人餐盤上的食物，然後全部丟進垃圾桶。他們忽略我和小智，讓我們繼續吃。當我默默吃著眼前的食物，糟透了的預感從內心油然而生。只有我們的食物沒有被取走，但我和小智卻一點也開心不起來。同學們視線全落在我們身上，而我們再也無食欲，只好把餐盤連同食物送回集中處。

午休結束後，接著上下午的第一堂課。一直到放學，大衛都沒有找我和小智的麻煩，這讓我更加不安。但我表現得很冷靜，像是沒有發生事情般，揣起書包離開學校。

過了週末、週日兩天再度回到學校，我走進教室，各種食物殘渣混合在一起的惡臭氣味，四處飄散。原來，上星期五輪值的值日生，要把垃圾與廚餘丟到垃圾場回收時，被大衛禁止。放眼望去，教室裡每個人都戴上口罩，連小智也用口罩遮住自己口鼻。大衛刻意把窗戶緊閉，彷彿製造集體窒息的秘密組織。口罩上的眼睛，也散發不同訊息。怯懦、得意、兇狠、無助。鐘聲響後來到教室的張老師一邊捏住鼻子，一邊要大家打開窗戶。大衛趁機把責任怪罪到我身上。

「安野剛到我們班上，還不懂值日流程，大家要提醒他。」導師說。

全班同學，沒有一個人反駁，連小智也靜悄悄地。即使這不是真相，也沒有人相信了。比我想像中來得快，我成為下一個受欺負的對象。周遭的同學，全都選擇沉默將視線移開。這也不令人感到意外。我能做的只有默默承受，直到大衛把目標轉移到下一個人身上。但那還需要多久時間？我不知道。我唯一瞭解的是大部份的同學，為了不讓自己成為箭靶，沒有人敢和我說話，更別說走在一起了。小智成了我唯一的朋友。

「安野，你和小智先把垃圾抬出去丟掉。」張老師說。她讓其他同學打開課本，繼續上課。

我和小智站在橘色垃圾桶的兩側，把它抬起，往垃圾場走過去。高年級的教室，離垃圾場很遠，必需經過整個操場才會抵達。但高年級製造的垃圾，卻比低年級多。若說不公平，也很公平。低年級不論從哪一個角度，都不適合抬著重物走上一大段路。我們輪流用左手、右手或是雙手一起的方式抬動，有時候甚至停下腳步喘息。依據小智的指示，我們終於抵達垃圾場。這是我第一次來到這個垃圾場，堆積的垃圾比我想像的還要多，子母垃圾車裝不下，大堆垃圾溢滿出來，散置在地上。有一隻黑色野狗在啃咬食物，對我們視而不見。我問小智，橘色垃圾桶裡的垃圾該怎麼辦？他比了比水泥鋪設的地板。我們合力推倒垃圾桶，把裡頭的垃圾全部倒在地上。

自從那次事件之後，我經常抬著既笨重又散發惡臭的垃圾桶往垃圾場走。這是懲罰的一種方式。大衛發動的主題性懲罰，分成兩組：受懲者與觀眾。大衛還不懂世界上最嚴厲的懲罰是忽視，因此我總在眾目睽睽之下被修理。觀眾群裡有鼓譟者與靜觀者。兩種人都屬於尚未被大衛欺負的人。如果他們也被欺負，還會像現在一樣站在一旁冷眼旁觀嗎？我想會的。聽說，跟在大衛旁的阿翔與眼鏡男，以前也扮演過我的角色，被大衛欺負的很慘。儘管他們以前也是受懲者，如今扮演觀眾卻是相當稱職。絲毫看不出過往的痕跡。

這一天，我們依然逃不過刁難。即使不是我們當值日生，但大衛不准任何人把垃圾桶提出去倒掉，繼續讓它發出惡臭。同學們面面相覷，忍著惡臭，眼神卻不時飄向我和小智。

我們提起垃圾桶，前往操場邊陲地帶的垃圾場，一路上，兩人都刻意放緩腳步。

「對不起，讓你也跟著遭殃了。」小智突然向我道歉。

「不關你的事，大衛只是想要我變成他底下的嘍囉，受他指揮。」

「安野，如果你想和他們靠攏也沒關係，我不會怪你。畢竟這樣他們就不會欺負你了。」

「不管如何，我都不會變成像他們那樣的人。」我打從心底這麼想。

「我也不會。」

兩人會心一笑，交換眼神，也各自輪換痠軟的手，繼續抬著沉重的垃圾桶往前走。今天垃圾車還沒裝滿，但我們依舊推倒垃圾桶，把它們全部留在地上。反

正，再過不久，這裡也會堆滿垃圾。只是現在時間還早。我們離開垃圾場後，兩人坐在球場旁看台上。靜靜地看著空無一人的球場，似乎誰也不想回到教室。

「為什麼他們一直欺負你？」

「他們說我娘娘腔，又說我有病。」

「你只是長得比一般男生秀氣。」

「有一天，我一定要找到一個很好的藏身之處，這樣他們就不會再欺負我了。」小智說。

最好的藏身地方，就是把心收起來。不讓人家看見你的懦弱。我想跟小智說這番話，但最後還是選擇默默不語。夕陽已經掉在海平面上，天就要暗了，我們又渡過了一天。每一個相同的又一天。

下課鐘聲響起，我和小智起身離開回去教室的路上，遠遠地就看見天奎高大身影。天奎與一群看起來個頭也很高大的同學，共同圍住其中一位同學。那個被圍住的同學害怕懦弱的表情，與天奎露出的兇狠勁樣截然不同。我從未見過的天奎這樣子的面貌。在醫院見到天奎時，他總是露出一副溫暖和善的笑容與服務台的小姐說話，即使我從未與他交談，也能感受到他內心善良溫暖的一面。但他和大衛是一樣，都是扮演欺壓別人角色的人？我內心疑惑地想，如果天奎有兇狠好鬥的一面，那麼大衛是不是也有我從未見過，屬於溫柔的那一面？為了不讓天奎發現，我和小智繞道遠離他們所處的地方，迅速奔跑回教室。

我沒有把學校的事告訴小雪，小雪也因為忙碌於醫院工作，無暇全心全意照顧我。從學校到我與小雪居住的地方或是星海醫院，約莫兩公里路程。之前，小雪都會抽空開車送我上學。原本她牽來一輛破舊腳踏車，想讓我騎腳踏車上學。但我不會騎腳踏車，她才突然想起什麼地，自言自語，月還是一樣小心謹慎啊！我告訴小雪，可以自行走路上學。我想起爸爸媽媽去世後，自己在街上遊蕩獨自生活的情景，因此，短短的路程難不倒我。但小雪不肯，早晨她會先送我上學，下午放學時間，則把我委託給「星海宅急便」，讓他們公司的然員負責送我上下學。

主要負責執行這項任務的，是十六歲身材高大的天奎。他與奶奶相依為命，肩負家中經濟。他謊稱年滿十八歲，偷偷在「星海宅急便」裡打工。但大家都知道他是九年級學生。

這天放學，天奎接送我回家。他將「星海宅急便」的藍色制服，偷偷放進書包，等我放學時間一到，便立刻衝出校園，在離開校門口後的圍牆旁等我。我走出校門口，遠遠就看見天奎藍色身影。我皺起眉頭，跟著天奎走到學校後門的停車場，坐上腳踏車後座。

「今天怎麼沒看你戴望遠鏡？」天奎問。

「又不是天天都想把模糊的事情看清楚。」我沒好氣地說，在說的同時，我想起他與一群同學欺負其中一位同學的兇狠樣。我沉默了，想起臭氣沖天的教室，每當大衛想欺負我時，教室裡都會被刻意匯集這些難聞氣味。

天奎快速地踩踏腳踏車，他只有十分鐘時間，送我回到家後，他還要趕回學

校上最後一堂課。多上一堂課，離他升學的目標就會再推進一點，雖然他必需靠自己賺學費與生活費，但從未聽他為此抱怨。他不斷地踩動踏板，往星海醫院的白色建築物前進。

我遠遠地看見星海醫院招牌，要求他讓我下車自己走回去。他堅持一定要送我到達醫院門口，他說不論傳送的是物品還是人，都要負起責任。我原本非常排斥被當作貨物運送，但漸漸地不再討厭被天奎接送的日子，由於他從未對我表現出兇狠不耐煩模樣，因此也漸漸地淡忘他做過的事。有時候，我甚至會盼望下課時間快點到來。我享受著坐在奔馳的藍色腳踏車上。隨著時光流逝，兩人也漸漸地發展出一段特殊情誼。